契丹國志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之二 ◄

契丹國志
卷之三 太宗嗣聖皇帝下

► 卷之四

會同九年。春正月，遼師至邢、洺、磁三州，至於安陽河。千里之內，焚剽迨盡。遼主見大桑木，罵曰：「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，吾豈容汝活耶？」束薪於木而焚之。

時晉出帝病不能征，遣張從恩、馬全節、安審琦、皇甫遇，悉兵陣于相州安陽水之南。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，至鄴都，遇遼師數萬，遇等且戰且卻，至榆林店，遼師大至，二將死戰，自午至未，百餘合，殺傷甚衆。日暮，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，安審琦即引騎兵出。遼師自相驚曰：「晉軍悉至矣。」遂引兵退。時遼帝在邯鄲，聞之即時北去。

二月，遼發羸兵驅牛羊，過祁州城下，晉刺史沈斌出兵擊之，遼以精兵奪其門，州兵不得還。趙延壽引兵急攻之。斌在城上，延壽語之曰：「使君何不早降？」斌曰：「侍中父子失計，陷身虜廷，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，不自愧恥，更有驕色，何哉？沈斌弓折矢盡，寧為國家死耳，終不傚公所為!」明日城陷，斌自殺。

三月，遼師還軍，南下晉都，排陣使符彥卿等來擊，遼師敗走。

夏四月，晉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。攻遼泰州，降之。取滿城，獲遼二千人。取遂城。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：「遼帝還至虎北口，聞晉取泰州，復擁八萬餘騎南向，計來夕當至。」威等懼，退至陽城。遼師大至，晉師與戰，逐北十餘里，遼師踰白溝而去。晉師結陣而南，胡騎四合如山，諸軍力戰拒之，人馬饑渴。至白團村，埋鹿角為行寨。遼師圍之

數重，奇兵出寨後，斷糧道。是夕，東北風大起。營中人馬俱渴，掘井輒崩。至曙，風甚。遼帝坐奚車中，命鐵鷂四面下馬，拔鹿角而入，奮短兵以擊晉兵，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。諸將憤怒，皆願出一戰。符彥卿等引精兵出西門，諸將繼至。遼師卻數百步。風勢益甚，昏晦如夜。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遼師，號呼聲動天地，大敗而走，勢如崩山。至幽州，散兵稍集。帝以軍失利，杖其酋長各數百。諸軍引歸。出帝亦還大梁。

六月，晉遣使如遼。

遼連歲入侵，中國疲於奔命，邊民塗地；人畜多死，國人厭苦之。述律太后謂帝曰：「使漢人為胡主，可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太后曰：「然則汝何故欲為漢帝？」曰：「石氏負恩，不可容。」后曰：「汝今雖得漢地，不能居也；萬一蹉跌，悔所不及。」又謂羣下曰：「漢兒何得一餉眠？自古但聞漢和番，不聞番和漢。漢兒果能回意，我亦何惜與和。」

晉桑維翰屢勸出帝復請和，以紓國患。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，詣遼謝過。帝曰：「使景延廣、桑維翰自來，仍割鎮、定兩道隸我，則可和。」出帝以遼語忿，謂其無和意，乃止。及帝入大梁，謂李崧等曰：「向使晉使再來，則南北不戰矣。」

八月朔，日食。

會同十年。春二月朔，日食。

夏四月，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叛降。

六月，遼攻定州，晉遣李守貞為都部署，將兵禦之。

八月，晉張彥澤敗遼師於定州北。

冬十月，晉遣杜威、李守貞將兵攻遼。

十一月，晉帥杜威、李守貞會兵至嬴州，城門洞啟，寂若無人，威等不敢進。聞遼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，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，漢璋敗死，威等遂引兵而南。

十二月，遼師大舉入攻，趨恆州。杜威等聞之，將自冀、貝而南。張彥澤時在恆州，引兵會之，言遼兵可破之狀，威等乃復趨恆州，以彥澤為前鋒，與遼兵夾滹沱而軍。遼兵恐晉軍渡河與恆州合勢，議引兵還；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計，遂不去。

磁州刺史李穀說杜威及李守貞曰：「今大軍去恆州咫尺，煙火相望。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，積薪布土其上，橋可立成；密約城中舉火相應，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，表裏合勢，逃遁必矣。」諸將皆以為然，獨杜威以為不可，遣李穀出督懷、孟軍糧。遼以大兵當晉軍之前，潛遣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，斷晉糧道及歸路。樵採者遇之，悉為所掠，有逸歸者，皆稱遼師之盛。又獲晉民，皆黥其面，曰「奉勅不殺」，縱之南走，運夫在道遇之，皆棄車驚潰。

李穀密奏出帝，具言遼兵危急之勢，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、河陽，以備奔衝。杜威亦奏請益兵，晉詔悉發守宮禁者數百人赴之。威又遣使告急，還為遼兵所獲，自是出帝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。開封府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，求見言事，出帝方在苑中調鷹，辭不見；又詣執政言之，執政不以為然，退謂所親曰：「晉氏不血食矣。」

胡文定公曰：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，讀之者皆有遺恨。以愚度之，維翰非有他策，不過勸帝稱臣謝過、割關南以增賂耳。此可以救目前之危，終不足以彌異日之禍。蓋與夷狄共事，勢均力敵，猶且見圖，況為之下乎？

晉出帝欲自將北征，李彥韜諫而止。

晉奉國都指揮使王清戰死。

杜威與李守貞、宋彥筠等謀降，威潛遣腹心詣遼，邀求重賞。遼帝紿云：「許以中國，與之為帝。」威喜，遂定降計。召諸將，出降表使署名。乃命軍士出陳於外，軍士皆踊躍，決為一戰，及告以出降，令其釋甲，軍士大哭，聲振原野。

遼帝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，慰撫士卒；亦以赭袍衣杜威，其實皆戲之耳。

威引遼帝至恆州城下，順國節度使王周降。

帝引兵南向，自易、定趣恆州，威將降兵以從。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，以通事傅

住兒為都監。杜威之降也，皇甫遇初不預謀，帝欲遣遇先入大梁，遇辭，退謂所親曰：「吾位為將相，敗不能死，何面目復南行。」至平棘，遂扼吭而死。

胡文定公曰：五代史稱杜重威召諸將示以降表，皇甫遇等愕然不能對，遂以次署名，摩其下解甲，與張彥澤先入京師。遇行至平棘，絕吭而死。歐陽子譏之曰：「使遇奮然攘袂而起，殺杜威於坐上，雖不幸而不免，猶為得其死矣，其義烈豈不凜然哉!既俛首聽命，相與亡人之國，雖死不能贖也，豈足貴哉？」遇一人爾，如晉史則鄙夫也，如通鑑則節士也，其相去遠矣，尚論取予，可不慎哉!

是月，張彥澤倍道疾驅，夜渡白馬津。晉出帝召李崧、馮玉、李彥韜入禁計事，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。明日，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，城中大擾。出帝於宮中起火，自携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，為嬖臣薛超所持。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遼帝與太后書慰撫之，乃命滅火，與后妃聚泣，召范質草降表，自稱「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，運盡天亡。今與太后及妻馮氏，舉族面縛待罪。遣男延煦、延寶奉國寶出迎」。太后亦上表稱「晉室皇太后李氏妾」。傅住兒入宣遼帝遣解里命，出帝脫黃袍，衣素袍，再拜受宣，曰：「孫無憂，管取一喫飯處。」又詰以所獻傳國寶非真。出帝奏：「頃唐潞王從珂自焚，舊傳國寶不知所在。此先帝所為，羣臣備知。」乃止。有司欲使咿璧牽羊，大臣輿襯，迎於郊外。遼帝曰：「吾遣奇兵取大梁，非受降也。」不許。又詔晉文武羣僚，一切如故；朝廷制度，竝用漢禮。出帝使人召彥澤，彥澤笑而不答。且召桑維翰、景延廣。或勸維翰逃去，維翰曰：「吾大臣，逃將安之？」坐而俟命。彥澤以出帝命召之，維翰至天街遇李崧，駐馬語未畢，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。維翰知不免，顧謂李崧曰：「侍中當國，今日國亡，反令維翰死之，何也？」崧有愧色。彥澤倨坐見維翰，維翰切責之曰：「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，復領大鎮，授以兵權，何乃負恩至此？」彥澤無以應，遣兵守之。

彥澤縱兵大掠二日，都城為之一空。彥澤自謂有功於遼，旗幟皆題「赤心為主」，見者笑之。彥澤迫遷出帝於開封府，頃刻不得留，見者流涕。帝與太后、皇后肩輿，宮嬪、宦者十餘人皆步從，以內庫金珠自隨。彥澤曰：「此物不可匿也。」帝悉歸之，彥澤悉輦以歸私第。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出帝，內外不通。所上遼表章，皆先示彥澤乃敢上。遣使取內庫帛，主者不與，曰：「非帝之物也。」求酒於李崧，崧曰：「臣家有酒，非敢惜，慮陛下憂躁，飲之有不測之虞，所以不敢進。」欲見李彥韜，彥韜亦不往。出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，得入與帝訣，歸第，自經死。

帝初渡河，出帝欲郊迎，彥澤不聽，遣白遼帝，報曰：「天無二日，豈有兩天子相見於

道路耶？」乃止。

晉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，有美色，彥澤使人劫取之。

彥澤殺桑維翰，以帶加頸，白帝，云其自經。帝命厚撫其家。

高行周、符彥卿皆詣降，帝以陽城之敗責之。彥卿曰：「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，今日死生惟命。」帝笑而釋之。

帝又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。延廣見帝於封丘。帝責之曰：「致兩主失歡，皆汝所為也，十萬橫磨劍安在？」召喬榮，使相辯證，榮出衣襟所藏書，乃以十事責延廣，每服一事，授一牙籌，授至八籌，帝叱鎖之。後命押送歸本國。宿陳橋，夜分扼吭而死。

會同十一年。春正月朔，晉文武百官遙辭出帝於都城北，素服紗帽迎降，俯伏路側請罪。帝命起，改服，撫諭之。出帝、太后迎於封丘門外，帝辭不見，館于封禪寺，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。是時雨雪連旬，外無供億，上下凍餒，太后使人謂寺僧曰：「吾嘗於此飯僧數萬，今日豈不相憫邪？」僧辭以遼帝之意難測，不敢獻食。出帝陰祈守者，乃稍得食。

帝初入門，民皆驚走，遣通事諭之曰：「我亦人也，汝曹勿懼，會當使汝曹蘇息。我無心南來，漢兵引我至此耳。」至明德門，下馬拜而後入晉宮中，嬪妃迎謁，皆不顧。日暮，復出，屯於赤崗。執楊承勳，責其刳父楊光遠叛，臠而食之。

先是，張彥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，乘醉入其家，殺其叔父及弟而去。後帝至京師，聞彥澤刼掠，怒而鎖之。高勳與百姓亦爭投牒疏其惡，乃命高勳監刑。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，皆經杖哭隨詬罵，以杖撲之，彥澤俛首無一言。行至北市，斷腕出鎖，然後用刑。勳命剖其心祭死者，市人爭破其腦取髓，臠其肉而食之。

胡文定公曰：興晉者桑維翰也，亡晉者景延廣也，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，何也？歐陽子曰：「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，常見其禍，未見其福也。」

帝初入宮，諸門皆用兵守衛。磔犬於門，以竿懸羊皮於庭，為厭勝法。謂晉羣臣曰：「自今不修甲兵，不市戰馬，輕賦省役，天下太平矣。」改服中國，百官皆如舊制。以李

崧為太子太師，充樞密使；馮道守太傅，於樞密院祗候。及分遣使，詔賜晉之藩鎮，藩鎮大臣爭上表稱臣，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遼，而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、階、成州降蜀。

帝悉收晉降卒鎧仗貯恆州，驅馬歸北國。以胡騎擁降卒而納之河流，趙延壽勸分以戍邊，由是得免，散遣還營。

遼降出帝為光祿大夫、檢校太尉，封負義侯，遷於黃龍府。帝使人謂太后曰：「吾聞爾子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，可求自便，勿與俱行。」太后答曰：「重貴事妾甚謹。所失者，違先君之志，絕兩國之歡，然重貴此去，幸蒙大惠，全生保家，母不隨子，欲何所歸？」於是太后與馮后、皇弟重睿，子延煦、延寶舉族從晉侯而北。以宮女五十，宦者三十，東西班五十，醫官一，控鶴官四，御廚七，茶酒司三，儀鸞司三，六軍士二十人從，衛以騎兵三百。又遣趙瑩、馮玉、李彥韜與之俱。所經州縣，皆故晉將吏，有所供饋，不得通。路傍父老爭持羊酒為獻，衛兵擁隔，不使得見，皆涕泣而去。舊臣亦無敢進謁者，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，傾貲以獻。晉侯至中度橋見杜威寨，嘆曰：「天乎！我家何負於汝，為此賊所破。」慟哭而去。

帝廣受四方貢獻，大縱酒作樂。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。帝曰：「吾國無此法。」乃縱胡騎四出剽掠，謂之「打草穀」。丁壯斃於鋒刃，老弱委於溝壑，自東、西兩畿及鄭、滑、曹、濮數百里間，財畜殆盡。

晉北面行營都統劉知遠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。帝賜詔褒美，親加「兒」字於知遠姓名之上，仍賜以木拐。胡法以優禮大臣，如漢賜几杖之比。

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。

唐主遣使賀帝滅晉，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，帝不從。

二月朔，帝冠通天冠、絳紗袍，執大圭視朝。華人皆法服，北人仍胡服，立於文武班，百官朝賀。帝問百官曰：「中國之俗異於吾國，吾欲擇一人君之，何如？」皆曰：「夷夏之心，皆願推戴皇帝。」於是下制，以晉國稱大遼，大赦天下。

燕王趙延壽以遼帝負約，心常怏怏，乞為皇太子。帝曰：「吾於燕王無所愛惜，雖我皮

肉可為燕王用者，吾亦割也。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，燕王豈得為之？」因令延壽遷官。張礪奏擬為中京留守、大丞相、錄尚書事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。帝塗去「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」而行之。

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，自言未忍改晉國，又惡開運之名，乃更稱天福十二年。詔諸道為遼國括率錢帛者，皆罷之。

劉知遠自將東迎晉侯，至壽陽，聞已經數日，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。

晉侯自幽州十餘里，過平州，沿途無供給，飢不得食，遣宮女、從官採木實、野蔬而食。又行七八日，至錦州，衛兵迫拜太祖畫像，不勝屈辱而呼曰：「薛超悞我，不令我死。」馮后求毒藥，欲與晉侯俱自死，不果。又行五六日，過海北州，至東丹王墓，遣延煦拜之。又行十餘日，渡遼水，至渤海國鐵州。又行七八日，過南海府，遂至黃龍府。

帝聞劉知遠即位，遣耿崇美守澤、潞，高唐英守相州，崔廷勳守河陽，以控扼要害。滏陽賊帥梁暉夜遣壯士踰相州城，啟關納衆，殺遼兵數百，據州自稱留後。

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，澶州人苦之。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，圍郎五於牙城。帝聞之懼，遣兵救之，瓊敗死。帝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。

述律太后遣使，以其國中酒饌脯菓賜帝，賀平晉國。帝與羣臣宴於永福殿，每舉酒，立而飲之，曰：「太后所賜，不敢坐飲。」

三月朔，帝服赭袍，坐崇元殿，百官行入閤禮。

胡文定公曰：衛宣公淫亂，遂為狄所滅。晉室三綱絕，遂召五胡之亂。唐世家法不正，又好結戎狄，非獨當其世數，因於猾夏，流及五代，更其傳其甚，則至此而天下之亂極矣。堯、舜修德而建士師，三王自治而立司寇，謹華、夷之辨，禁侵亂之階，所以深扶人理，慮末流之若此，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也。

帝謂晉百官曰：「天時向暑，吾難久留，欲暫至上國省太后。」乃以汴州為宣武軍，以蕭翰為節度使。翰，述律太后之兄子，其妹復為帝后。始以蕭為姓，自是遼之后族，皆稱蕭氏。

帝發大梁，晉文武諸司、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，宮女、宦官數百人，盡載府庫之實以行。謂宣徽使高勳曰：「吾在上國，以射獵為樂，至此令人悒悒。今得歸，死無恨矣。」

夏四月，遼帝攻相州，克之，悉殺城中男子，驅其婦人而北，留高唐英守，城中遺民僅七百人，而髑髏十餘萬。

帝自大梁北歸，行至欒城，得疾，崩于殺狐林。國人剖其腹，實以鹽數斗，載之北去，晉人謂之「帝羓」。喪車至國，述律太后不哭，曰：「待諸部寧一如故，則葬汝矣。」明年八月，葬於木葉山。

遼帝在位凡二十餘年，謚曰嗣聖皇帝，廟號太宗。

紀異錄曰：遼帝太宗在欒城病時，上京西八十里山，有獵人見太宗容貌如故，乘白馬追奔一白狐，因射殺之。獵人驚國主南征未回，何忽至此？因獲其死狐並箭，失國主所在。不浹旬而凶問至，驗其日，乃得疾之日；驗其箭，則國主南征所帶之箭失其一矣。國人於其地置堂，塑白狐形，并箭在焉，名曰白狐堂。今其陵之側，創置懷州是也。茫茫中原，紅塵暗之。殺狐讖應，白狐祟之。斯豈天道好還，而運數亦為之冥合歟？

論曰：太祖之興，燎灰灼原矣!太宗繼之，承祖父遺基，擅遐陬英氣，遂登大寶，誕受鴻名。然石郎之消息，乃中原之大禍。幽、燕諸州，蓋天造地設以分番、漢之限，誠一夫當關，萬夫莫前也。石晉輕以畀之，則關內之地，彼扼其吭，是猶飽虎狼之吻，而欲其不搏且噬，難矣。遂乃控弦鳴鏑，徑入中原，斬馘華人，肆其窮黷。卷京、洛而無敵，空四海以成墟。謀夫虓將，卒莫敢睨，而神州分裂，強諸侯代起為帝，亦莫之究矣。

五月，永康王兀欲立。